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3773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37739

出版时间：2002-7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

作者：唐浩明

页数：上、中、下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  
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第，巧于仕宦。  
.....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：清流砥柱
- 第三章：燕山聘贤
- 第三章：投石问路
- 第四章：晋祠知音
- 第五章：清查库款
- 第六章：观摩洋技
- 第七章：和耶战耶
- 第八章：谅山大捷
- 中卷
- 第一章：试办洋务
- 第二章：筹议干线
- 第三章：督建铁厂
- 第四章：参劾风波
- 第五章：外宾访鄂
- 第六章：署理两江
- 下卷
- 第一章：与时维新
- 第二章：中体西用
- 第三章：血溅变法
- 第四章：互保东南
- 第五章：爆炸惨案
- 第六章：后院起火
- 第七章：翊赞中枢

## &lt;&lt;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道光十七年，张之洞出生于父亲张瑛的任所——贵州兴义府的知府衙门里。

张瑛的祖上在明永乐年间，由山西洪洞县迁到直隶，后定居南皮县。

明清两朝，南皮张家都出过不少官员。

张瑛的曾祖、祖父均做过县令。

张瑛本人二十岁中举，但接连三科会试未第。

清代定制，三科未第的举人可以得到一种优待，即这类人再进行一次考试，其中成绩一等者享受进士待遇，外放知县。

这种选拔方式，叫做举人大挑。

张瑛即因大挑而放到西南边隅贵州安化县，后迁古州同知，积劳擢升兴义知府。

张之洞天资聪颖，在父亲、塾师的严格督促下发愤读书，十三岁便一举考取秀才。

十六岁那年他来到原籍参加顺天乡试，高中第一名。

乡试的第一名又称解元，十六岁的少年解元，在科举史上极为罕见。

有多少读书人年届不惑，还在为取得生员的资格焚膏继晷；又有多少读书人，两鬓斑白还在为举人的功名伏案苦读。

而张之洞，只用了十六年的光阴，便顺利地迈过许许多多人一辈子还走不完的科场苦旅！一时间，这个出生在知府衙门里的小少爷成了全国瞩目的神童。

不料此后的十年，神童张之洞在通往会试的途中却连遭不利。

先是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进逼直隶，京师震动，寄居亲戚家的张之洞无法在京师安心读书，便离京回到父亲任职的兴义府。

接着，兴义府被受太平军影响而起事的乡民所包围，失去了读书的安静环境。

不久父亲病故，他必须守丧三年。

丧期满后，正遇上己未科会试，张之洞正拟参加，孰料他的堂兄张之万被派为会试同考官，他不得不循例回避。

他的这位堂兄张之万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，是道光丁未科的状元。

丁未科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名科，因为这一科里考中李鸿章、郭嵩焘、沈桂芬等人，张之万的试卷压倒这些名流，可见他必有过人之处。

第二年，朝廷为咸丰帝三十岁举行万寿恩科，张之万又被派为同考官，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再次回避。

待到同治元年，好不容易进京参加会试时，距中举已是九个年头了。

因为少年科场的顺利，因为九年的意外折腾，也因为有这位状元堂兄的榜样在前，从小抱负甚大、自视甚高的张之洞，决心要在这次会试中大魁天下。

他极用心地做好八股文、试帖诗，文章花团锦簇，诗句珠圆玉润。

他对高中怀着必胜的信心。

他的试卷落到一个名叫范鹤生的房师手里。

范鹤生见到这份试卷激赏不已，认为文笔有《史》《汉》之风，亟力向主考官推荐。

却不料主考官并不赏识，张之洞落第了。

范鹤生为之惋惜，亲到张之洞下榻的客栈看望。

范师是个性情中人。

他一面安慰门生不要灰心，明年恩科再来，一面又为科场误人的历史和现状愤愤不平，说到动情处，泪流满面。

张之洞心中十分感激。

河北平原上，有一座由西至东逶迤连绵的群山。

它西起潮白柯河谷，一直向东延伸，直至消失在山海关旁的渤海湾。

它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燕山。

自古以来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无数悲壮的故事在这里发生，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创造生命的辉煌。

## &lt;&lt;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&gt;&gt;

燕山，这位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无声见证者，它与中华儿女同忧患，共欢乐。

古老的长城在燕山身上蜿蜒穿过，将中原和塞外划开成两个世界。

就在潮白河附近，有一道天然峡谷。

峡谷两边山势陡峭，巨石嶙峋，乃周围百余里南北必经之路，真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

这就是万里长城上著名的关隘古北口。

两汉时期，中央政府便开始在古北口设立县衙。

唐代曾在此处设东军、北口二守提。

宋代时为使臣出辽必经之地。

金代在此建铁门关。

明洪武十一年重建古北口城，设东、北、南三道城门。

清初在此处建造行宫，为皇家消夏避暑之所。

康熙晚年在热河兴建避暑山庄，又扩建木兰围场，每年暑季皇室便迁往热河，此处遂渐渐衰落下来。

当年，桑治平在漫游天下浪迹江湖之后，看中了这个地方。

他喜爱古北口的雄伟险奇。

莽莽苍苍的群山，高深幽冷的峡谷，朴拙厚实的长城，仿佛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写照。

住在这里，似乎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苍老而凝重的脉搏在不停地跳动。

桑治平不喜欢这里的人烟不多，民风淳朴，没有尘世中的喧闹争斗。

或许是有过行宫的缘故吧，关注国事的流风遗韵依然存在，只要你用心搜寻，京师的大动向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传到这里。

况且离京城不远，尚若要打听个究竟，快马加鞭，朝发关口，夕至天街，也方便得很。

桑治平竟然是这等具用世之心的人，他又为何不到长安城里去闯荡闯荡，到潢池中去游戏一番呢？

原来，这中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变故在内。

张之洞一行取道海路，沿着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的海运航线北上。

他素来厌恶官场的无聊应酬，何况在他现在的眼睛里官场上更没有几个人可以值得晤谈，故而沿途各级地方官员的盛情邀请及登船拜访等等，他一概谢绝，甚至连闽浙总督卞宝第的面子也不给。

船至闽江口，福州府近在咫尺，他既不上岸进城去看卞，也谢绝卞上船来看他的好意。

张之洞的此种举动，为官场所少有。

有说他近人情的，有说他清高的，也有说他居功骄傲的，他都充耳不闻，我行我素。

佩玉劝他不必如此固执，像上海道、浙江巡抚、闽浙总督，这些官员地位既重要，资格也老，不妨见见聊聊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
张之洞冷笑道：“什么地位重要资格老，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！”桑治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想：他这是在高标耿介绝俗的为官操守呢，还是因成功而滋生了目空一切的骄慢习气？无论如何，张之洞的待人接物已明显地发生了变化。

张之洞充分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，大量阅读有关湖北湖南两省的书籍。

从历史沿革到近世建制，从文化源流到风俗物产，从江汉荆襄往日的大事名流到晚近湖湘人物的风云际会，他都一一装在胸中。

在他看来，这些湖广省情要远比言不由衷的客套话、别有所图的殷勤款待重要得多。

惟一中断的一次是在得知彭玉麟病死衡阳的讣闻时，他整整半天伤感不已，并亲笔写了一封悼函，寄给老将军的亲属。

从广州到武昌的数千里航程中，张之洞只接见了一个人。

那一天，船在上海黄浦港刚刚停泊时，一个衣着阔绰态度谦卑的人，自称是上海电报局的局员，有一封重要信函请转交给新任湖广总督张大人，希望立刻得到回音。

大根对来说：“我家大人很忙，说不定他这会子还没有工夫看你的信哩。

你不要在这里等，回去吧！”那人说：“我在这儿等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若无回音，我就回电报局。

”大根拿着信走进船舱时，张之洞正在吃午饭。

大根不想打扰四叔，正要退出，张之洞叫住了他。

他只好把信递上去。

## &lt;&lt;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&gt;&gt;

张之洞便放下碗筷将信笺抽出。

匆匆看过后，便要大根告诉在岸上等候的送信人：晚七时，在轮船上接见。

大根大出意外，兴冲冲地快步下船来到岸上，对电报局的人说：“你家主人是个什么角色？一路上的巡抚总督，我家大人都一概不见，走了几千里，你家主人还是第一个得到召见的人。

快回去告诉他，作好准备，晚七时来轮船上拜见我家大人。

”电报局局员听了这话，喜滋滋地回去复命了。

还未出元宵灯节，张之洞便着手处理汉阳铁厂的事。

他冒着严寒到铁厂去过多次。

近一年来化铁炉每天只出少量的铁水，这只是为了不让炉子冷却，究其实，五六天开一次炉子足够了，仓库里堆着不少钢锭铁锭，有的已生了锈，一半以上的匠师和工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处室中那些办事人员多半是一杯清茶三五闲聊，就这样打发日子，个别人竟然在办公时间里抽起大烟来。

还有的一连几天不来，人影也见不着。

但每个月的薪水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，而且薪水很高，几个职位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两银子，全部三十六个洋匠月薪水高达一万余两。

钢铁卖不出去，开支异常庞大，铁厂督办蔡锡勇焦急万分，早就盼望张之洞回来了。

在湖广总督衙门议事厅里，张之洞召集蔡锡勇、陈念初、徐建寅、梁敦彦，以及洋匠总管德培等人一起会商铁厂的整顿。

蔡锡勇将铁厂的情况如实向张之洞作了报告。

耗费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，寄托他徐图自强的宏伟理想，曾被洋人誉为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汉阳铁厂，在他离开武昌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落到如此地步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沉重的。

“我离开武昌的时候，将铁厂之事郑重委托给谭抚台，他对铁厂关心得如何？”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间里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。

对于张之洞提的这个问题，大家一时都沉默着。

谭继洵仍是湖北巡抚，说他的不是，得罪了他总不是好事。

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陈念初在这方面的顾虑少些，他见老岳父的话没人回应，遂答：“谭大人只去过铁厂一次，平时也几乎不过问铁厂的事。

”张之洞非常不悦：“其他人呢？湖北的藩、臬两司呢？”张之洞走后不久，藩司王之春、臬司陈宝箴先后调迁外省，接任的藩司员凤林、臬司龙锡庆也都对洋务不热心。

见大家依然不做声，陈念初又答道：“他们也不过问铁厂的事。

”“啪”的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，张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：“铁厂又不是我张某人的私产，我一走，湖北的人都不过问了，岂有此理！”蔡锡勇息事宁人：“铁厂没管理好，总是卑职等人的责任。

我们是要湖北腾挪银子给我们，他们拿不出银子，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我们的事了。

”张之洞问：“铁厂目前缺多少银子？”徐建寅答：“至少要一百万两才能全面转动起来。

”“向户部去要嘛！”梁敦彦说：“户部不给，说前后拨了两百万，再也拿不出银子来了。

”张之洞问蔡锡勇：“铁厂总共花了多少银子？”蔡锡勇答：“五百多万两。

”张之洞心里也猛地被堵了一下：花了五百多万两银子，还是这个样子，六年前筹办铁厂时，可没想到要花销这样大。

张之洞转脸问洋匠总管德培：“铁厂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在哪里？”英国人德培虽来中国多年，仍听不懂更不会说中国话。

陈念初把岳父的话译给他听，他想了一下，叽里呱啦地说起来。

陈念初翻译：“德培说，煤和铁矿的质量都有问题。

煤里含硫较多，铁矿里含异质过多，可能与炼铁炉不配套，需要把铁矿送到英国去化验一下。

”张之洞不耐烦地说：“铁矿还要送到英国去化验吗？没有这个必要，先前不也炼过好铁吗？”陈念初见老岳父一口否决德培的意见，便没有把这个话翻译给德培听，德培也便不再说话了。

其实这位洋匠总管正是说出了铁厂技术上的症结，可惜让外行而执掌大权的张之洞给粗暴地顶了回去。

。

真知灼见被扼杀，铁厂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惩罚。

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蔡锡勇见张之洞脸色不好看，一句话几次欲出口又给压了回去。

这时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：“不少人说，不如将铁厂改为商办，银子的问题便可解决。据说，户部也有这个想法。

”“什么户部，是翁叔平他想卸这个包袱！”张之洞怒气冲冲地说，“商办，商人惟利是图，没利的事他们能干吗？他们难道比我还对国家对朝廷负责任？我明天亲自去看谭抚台，要他先拿点银子来帮铁厂过眼下的难关。

”张之洞态度如此坚决，蔡锡勇不好再说什么，大家也都不再提这事了。

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。

第二天，张之洞放下总督的架子，亲往棋盘街巡抚衙门。

六十多岁的谭继洵这一年来既当鄂抚又当湖督，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。

他又是个拘谨的人，故更感到劳累，多年来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，今年冬天则更严重。

入冬以来，他连前院衙门签押房都没去，就在后院卧房旁边的书房里办事接待来客。

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来函，说张制台今下午要来看望他。

张之洞身为总督，是决不应该在后院书房里接待的。

谭抚台赶紧命令仆役将衙门中庭的会客厅打扫好，连夜生好炉子；又吩咐厨子去买点时鲜的菜蔬来，要请刚回任的总督在家吃餐饭；又在入睡前加重剂量喝了一碗鹿茸参芪汤，以便明天精神充足。

他还不放心，又叫儿子谭嗣同明天决不能离开衙门。

一是让他见见制台大人，和制台大人说说话，建立好关系；二来有什么事好随时呼应。

老三机敏强干，谭继洵知道他不仅远胜自己，就连衙门内那些号为干员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。

午后，张之洞如期来到巡抚衙门。

谭继洵带着儿子及抚署里的总文案、文武巡捕、师爷总管等早已来到辕门外，又打开中门，放炮礼迎

。

……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

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

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

但他的这个设想，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可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

<<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>>

编辑推荐

题记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拐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

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

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
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